



说吧，莫言。

众声喧哗中的首位中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文 | 唐骋华 ■图 | 龚凌 资料

北京时间2012年10月11日晚7点，瑞典文学院宣布：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他也由此成为首位摘得诺奖桂冠的中国籍作家。

莫言获奖后网上网下吵成一片，这是正常的——每一届诺奖得主都有争议，很多人的作品不比莫言少。重要的是，诺奖相当于“终身成就奖”。它颁给莫言，首先就是对他文学创作生涯的肯定。其颁奖词写道：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12 was awarded to Mo Yan who with hallucinatory realism merges folk tales, history and the contemporary.

评委会给出的莫言获奖理由是：“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

这段话实际上勾勒出莫言的创作特点。诺贝尔文学奖本来就是一项文学荣誉，因此，远离文学的诸多争论是没有太多意义的。重要的是，莫言是怎样一个作家、莫言何以成为莫言？

从饥饿洞察人性

莫言并不是那种拒绝曝光的作家。近些年，他频频现身于各地书展、文化论坛，和同行、读者交流。他也常来上海。事实上，莫言的诸多重要作品就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的。在好几次采访中，记者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每当聊到童年时，他总会提到饥饿、孤独等字眼，且描述得生动而具象。

例如，2010年8月他告诉生活周刊记者：“童年时书很少，只要看见书我就像一头饥饿的牛冲进菜园，白菜、萝卜什么都吃，而且很多书是借来的，感到很紧迫，读得非常快。”

两年后他又说：“小学毕业后无书可读，只能每天放牛，觉得非常孤独，就跟天空、鸟或者牛说话。有时候我抬头望着天上的白云，把它们想象成白面馒头，降落到我嘴边。”

在真实的童年里，莫言的确实实在在地饿着。

莫言生于山东高密县一个偏僻的小乡村，五六岁正踩到了三年困难时期的节点上，从此直到21岁离开，他记忆中的自己“肚子永远空空荡荡”。由此练成了偷吃的本领。“但凡家里有好吃的我都能找到，母亲怎么藏也没用。”而这些所谓“好吃的”，若报出几样名字，今天的孩子大概碰都不想碰。

实在找不着食材，莫言就和村里孩子吃树叶、树皮，最后啃起了树干。他甚至吃过煤块，几十年后还绘声绘色地形容“越嚼越香”。这段经历被改写进了短篇小说《铁孩》，极度饥饿中的男主角铁孩，“嘎嘣嘎嘣”地嚼着钢筋。

饥饿一直是莫言作品的主题。其成名作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写了黑孩如何在恶劣环境中挣扎生存。《莫言评传》作者叶开认为，黑孩是“饥饿意象的载体”。这种饥肠辘辘的角色出现在莫言诸多经典作品里，并把饥饿感传染给每个人，如《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欢乐》《酒国》，有一篇干脆直接题名为《吃相凶恶》。

饥饿侵夺了尊严。莫言曾目睹一群孩子围着村里的粮食保管员学狗叫，只为了一块豆饼。其实不仅是“目睹”，“我也是学狗叫的孩子之一。”待保管员将豆饼远远抛出去，孩子们蜂拥抢夺。到《丰乳肥臀》里，濒临饿死的女知青因两只馒头献身给农场负责人。

从1980年代到21世纪，从长篇、中篇到短篇，莫言持续书写着饥饿。他后来总结：“饥饿的岁月使我体验和洞察了人性的复杂和单纯，使我认识到了人性的最低标准，使我看透了人的本质的某些方面。我的小说里之所以有那么多严酷的现实描写和对人性的黑暗的毫不留情的剖析，是与过去的经验密不可分的。”

乡村的魔幻现实主义

抢夺豆饼的故事还有后续。莫言那天的行为恰巧被路过的父亲看到，回家后痛斥了他。爷爷也批评说：“嘴巴就是一个过道，无论是山珍海味，还是草根树皮，吃到嘴里都是一样的。人应该有骨气！”

当时莫言并不服气，暗自反驳：“山珍海味和草根树皮味道不一样！”但父亲和爷爷的话让他感到了什么叫尊严——人，不能像狗一样活着。

莫言的爷爷即《红高粱家族》“我爷爷”余占鳌的原型。在不同场合，莫言都向生活周刊记者勾勒过这位神奇爷爷的形象：富裕中农，割麦能手，狡黠而幽默，擅打算盘，虽不识字，但凭借庄稼人几千年传承的经验，评判时事事每每言中。

爷爷还给莫言带来了瑰丽奇谲的创作资源。诺贝尔颁奖词称莫言具备“通透的感觉、奇异的想象力”，评论者也多给他贴上“魔幻现实主义”的标签，指出他身上带有福克纳、马尔克斯的影子。不过很少有人注意到，这种魔幻的本土性。